



CHANGWEIFUCHUSHUIMIAN

HANRUITING

韩瑞亭·著

长桅浮出水面

解放军出版社

长桅浮出水面

韩瑞亭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桅浮出水面/韩瑞亭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0

ISBN 7-5065-3887-3

I. 长… II. 韩…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文集 IV. 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0481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2.00 元



作者简介

韩瑞亭，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1939年9月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解放军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多年。著有诗集《绿色情思》，文学评论集《推涛集》、《艺廊探胜》、《大叙事品格论》（合著）、《躁动与蝉蜕》等。



目 录

· 第 一 辑 ·

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楫

——文学与市场经济杂感····· (3)

《年轮》给文学的提醒····· (6)

丹青堪绘旧史魂

——当代历史小说琐谈····· (10)

历史小说近作观览····· (14)

批评的转机····· (17)

闲话“长篇热”····· (21)

走出幻觉

——长篇小说阅读随想····· (25)

当代历史小说的兴盛与发展····· (33)

重振的征兆

——文学的现实主义动向····· (41)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纵览····· (47)

军旅长篇小说 50 年回眸····· (53)

文学批评的现实困境·····	(67)
《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理论卷》前言·····	(72)

· 第 二 辑 ·

井冈烽火绘丹青

——读长篇小说《山帅》·····	(79)
------------------	--------

钟情于军旅生涯

——《弹道无痕》编后记·····	(82)
------------------	--------

华采流溢的心灵咏叹

——读刘白羽《心灵的历程》·····	(85)
--------------------	--------

航天人勋业的悲壮礼赞

——读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	(102)
---------------------	---------

惊心动魄谱远征

——谈几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	(106)
-----------------------	---------

校园知识分子的生态写照

——读《天眼》致马瑞芳·····	(111)
------------------	---------

猛志如虹唱大风

——读长篇小说《人间正道》·····	(115)
--------------------	---------

由人生透析历史

——读《战争和人》·····	(121)
----------------	---------

宗法制农村社会的葬歌

——读《白鹿原》·····	(124)
---------------	---------

危世文人之生存窘态

——读《白门柳》(一、二卷)·····	(127)
---------------------	---------

举起中国一面旗

——读报告文学《中国 863》·····	(130)
----------------------	---------

序张继小说集《玉米地·玉米地》	(133)
老树着花又一枝	
——读长篇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	(137)
家族小说的新变	
——读周大新的《第二十幕》	(141)
夕照下的挣扎与衰败	
——读长篇历史小说《落日》	(147)
还原本相	
——读长篇历史小说《风云汉武》	(149)
别一种历史的解读	
——略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	(152)
出了“重围”之后	
——读《突出重围》致小说作者	(156)
幻变的世界与幻变的人生	
——读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161)

· 第 三 辑 ·

《为英雄歌唱》序	(169)
一位温厚通达的文坛长者	
——追忆冯牧	(172)
各领风骚未相轻	
——读书心解	(177)
诗酒三杰	(181)
香溪意象	(184)
聊斋先生故里行	(187)
朝圣之地	(190)

4 长桅浮出水面

访高尔基文学院·····	(194)
走进圣彼得堡·····	(197)
解惑之访·····	(202)
在柴可夫斯基剧院·····	(206)
和亚历山大相处的日子·····	(209)
后记·····	(213)

第一辑



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楫

——文学与市场经济杂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方式与经济体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推进作用，正在为现实所证明，而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社会经济形态剧变的深层影响，却难以在短期内为人们所认知和理喻。

稍微回顾一下文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社会经济的变动并不会逼迫文学走向末路，相反却可能在文学肌体内激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商品经济的萌动曾经给文学形式的发展演变创造了契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文学的普及、精神产品的畅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在我国虽肇端于魏晋，萌发于唐宋，但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却是成形于明清之际。正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商品经济萌芽下，产生了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等一批成熟的古典小说。西方文学在19世纪的飞跃发展，一大批灿若星群的作家的出现，把文学推向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峰，也正是由于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终冲垮了君主专制，使王冠纷纷落地，金钱成为社会主宰，这种社会历史的运动造就了19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潮。不论

巴尔扎克或是托尔斯泰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这个怪物如何厌恶斥拒，但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却不能不正视和揭示这个怪物如何将社会旧秩序“翻了个个儿”的客观现实，正是商品经济的魔力将这两位作家推上了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位置。看来，拥抱时代的作家必然会获得时代的恩惠。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形成过程中，它无疑会为文学表现时代的变动提供日益丰沃的土壤，同时也将为文学摆脱旧体制下习存的某些羁绊走向现代生活创造适宜的环境。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社会改革刚起步之时，有些感觉敏锐的作家就已捕捉到社会变动的前兆而给以及时反映，《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一批作品应运而生。不过，这些作品所揭示的还只是对旧的经济体制中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的变革要求，它们在呼唤改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变更旧的经济体制所必然遇到的艰难。现在看来，这些作品对社会变革的艺术表现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自然这并非作家的失察，而是生活本身尚未提供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帷幕已经徐徐拉开，经济活动方式的巨大变更，不仅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秩序，也将引起社会观念和人群关系的深刻变化。在现代生活面前，文学将会发现在自己的视野中突然拓开了一片可以纵横驰骋的崭新文场。这个万花筒般瞬息变幻的时代现实，更需要勇于投入它火热怀抱的雄狮一样的巴尔扎克，而不是回避或逃逸这个新的现实却沉溺于老的田园牧歌的乔治·桑。

新旧体制的交替，市场经济的运行，将催促许多作家迅速调整心态以适应现实。一旦作家排除掉对于这种新的经济现实的斥拒心理，就会发现它并非湮没文学的陷阱，而是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楫。这种新的经济现实将会给文学提供前所未有的题

材和人物，生活矛盾和社会学主题，将为文学创造出文明时代到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史剧的足够丰富的诗情和意境。事实表明，从不少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生活现实中，以及从某些吹进了现代文明之风的中西部地区的生活现实中，已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各种价值观念的冲撞、扭结，改革者与食利者、企业家和暴发户等等不同类型的现代人的共生竞立，民主意识与判断选择能力的普遍增长，形成了现代社会较之以往远为纷纭驳杂的生活形态。由经济体制变动引发的社会转型期给文学带来“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势必导致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伴随社会发展潮流而变化更移。一度沉寂的文学领域或许会因社会激素的注入而重行活跃起来。

总之，文学与市场经济绝非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面对市场，金钱利欲和艺术追求的矛盾会时时纠缠着作家，但有良知的作家却不会为这类矛盾所困扰，能够审慎地保护艺术不被锈蚀。新的经济现实终将为文学前进的车轮铺设通途，文坛是无须悲观的。

1994年6月



《年轮》给文学的提醒

我爱读点文学作品，半是因为个人兴趣，半是由于职业习惯，尤其当代的文学一向是我阅读的重要范围。然而，近些年我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各种亮出最新旗号的文学疏远了。先是某种以调侃人生和调侃读者为乐的“玩”文学的走俏，将冷峻的世相人情化为轻薄一笑；继而是一些冠以“新”什么或者“后”什么名目的文学将报章杂志辟为试验场，频繁演示着消解现存世界为幽幻世界的话语革命，寄寓着写家对人类生存状况与生命形式焦虑不安的冥思苦想。飞速旋转的文学风轮，使得愚顽如我一样的芸芸众生目眩神迷，阅读变成折磨头脑理解能力的一种酷刑，批评则成为堂·吉珂德手中那支无用的长矛，除了能发布和解说诸种最时兴的文学宣言的专利者外，众多的读者不可救药地陷于失聪失语状态。不知是读者们患了时代痴呆症，抑或是写家们染上了世纪末的流行感冒，总之这个文学世界显得有些不可理喻，艺术市场的供求关系似乎严重失衡了。

既然文学不那么好看，索性看看影视。可惜影视屏幕充斥的也有不少是时兴文学的移植品，或者是千部一腔、了无人间生气的“侃戏”，某些叙说不知发生于什么年代的大庄园里三妻四妾争风吃醋的出土故事，宣讲楚汉之争与香草美人休戚相关

的翻新寓言，更被当作换代产品隆重推出。总是倒胃口的观赏效果，令人对影视屏幕的期待几乎失去耐力。不久前，无意中看了几集《年轮》，却立即被吸引住了。于是，又借电视台重播的机会从头到尾观赏了一遍。尽管这是一部45集的电视连续剧，我却是将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的，并且获得了近年来少有的阅读满足。

《年轮》的作者是以写知青生活而驰名的小说作家，这部作品描写的6个新中国同龄人虽然仍有知青生活经历，但作品本身涵盖的艺术内容显然超出了知青文学的界限。刘振兴、王小嵩等6位男女主人公，从少年、青年到中年的生活史和命运史，与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的风雨里程丝丝相扣，由社会底层之一角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充满戏剧意味的历史变迁。就《年轮》所熔铸的社会人生意蕴来看，它既不同于早些年产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也迥异于眼下时兴的冗繁琐碎的“新写实”与高蹈倨傲的“后现代”。它摒弃了一切花里胡哨的包装，只是在真真切切话岁月，老老实实写人生。既无牌号，姑且称之为苍生文学，因为它的确流贯着那么一种沉重的沧桑感。刘振兴、王小嵩们由同学少年、兵团战友到返城后各自的生活遭际，概括了这一代人在急剧变动的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发展历史。这些年过不惑的中年男女，有过天真的少年，亮丽的青春，但更多的是生活所施予的艰难和沉重，他们凭借着从父辈们那里承传下来的生存韧性，依靠着历经磨练而养成的生活信念和相濡以沫的友情，在人生道路上挣扎前行。流逝的岁月在他们生命的年轮上刻下道道印痕，既有真纯的向往、痴迷的追寻，又有失落的隐痛与重新调整生活走向的艰辛，也有奋争自强的执著与霜叶飘零的怅惘，这一切作为人生的财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生命价值的天平上。大凡作为认识人生、感悟人生的精神参照物的

艺术作品，总是要给读者提供实在的而非虚幻的人类生活状态的历史图像。这类图像愈是切近人们现实的生存境遇，并且从中散播出普泛的人生况味与生命经验，愈是能在众多读者中引起心灵的共鸣。《年轮》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观众，并且使不少人为之感叹唏嘘，正因为不仅是主人公们的同代人，甚至包括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都可以从中找到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在风起云涌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有些人仿佛一下子被推入金钱利欲的漩涡。传统道德、社会公德等曾经维系过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装具，在他们那里似乎被物欲的锐甲顶撞得退避三舍。有的文学的感情向度也发生了倾斜，有些标示出零度感情的作品，在不动声色地消解着读者的阅读渴望。然而，文学毕竟是要发现和张扬人类社会中必定存在的真善美的东西，并且用这种东西去温暖和净化人的心灵。社会经济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变化更移，只会使这种使命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年轮》从它的主人公们身上发现的，就是历经坎坷的一代人未曾泯灭的善与美的人性之光。刘振兴、王小嵩这一代人经历了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他们自身的生活位置也在不断转换，但是他们善良正直的品性以及他们始终珍惜的亲情与友情，在岁月的磨洗下并未失色，反而填注了较多的人生体验和成熟的理性。这几个男女主人公生命历程的每一阶段，人生道路的每一关口，面对着贫困、饥饿、险境、厄运的磨难，也同时伴有来自亲人挚友的爱心与温情，有相互间救困扶危、患难与共的侠肝义胆和团聚力。正是这种人间至情鼓起他们生存的勇气，成为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奋然前行的生命助力。《年轮》的作者或许出于对物欲膨胀、人情淡薄的世俗之风的忧愤，激于某些人伦道德、仁义精神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之中的流弊，故而在作品中倾力展示他的主人公们生存环境中所保留的那份至性真情，其艺术描

写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凡是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们，不难从中找到熟识的东西，以至在内心深处引发认同感。而时下的有些探索社会转型期人文精神的文学，往往忽略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精神现实与精神期待，却只是将少数社会成员面对经济市场所产生的惶恐无奈、失魂落魄的窘况以及所谓世纪末情绪，当成普遍的精神时态，它们被务实的大众所冷落就并不奇怪了。

《年轮》在处理它所要描述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的生活长剧时，体现了一种朴实的平民意识，它不摆居高临下的启蒙者面孔，也不存逸世独立的隐士风度，它没有玩世不恭的痞子气，更没有媚颜可掬的西崽相。它只是站在阅尽尘世沧桑的普通百姓的同一位置，讲述他们身边发生的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抒写他们的情绪、意愿和铭心刻骨的人生经验，从而表达着这些中国的基本民众对于社会的变迁、人世的风雨所持的放达态度与利害判断，呈示着他们既是传统的又不乏现代成分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我们的社会正是以这些普通群众为基础支撑起来的，因而，他们的生存发展境况及其精神要求，应当成为文学关注的时代主题。不论挂着何种旗号的文学，均无法回避他们的公正选择，而时间则是这种选择的最好注解。

1995年3月